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抱朴子内篇卷三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一百十 子部

抱朴子内篇卷三

晉 葛洪 撰

辯問第十二

或問曰若僊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為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僊僊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遁之俗匡

將危之主扶亡微之國刋詩書撰河洛著經誥和雅頌訓童蒙應聘諸國究無凝烟席不暇煖其事則歎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能閉聰掩明内視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水淘金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僊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静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真乃為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守一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為者云云之無限乎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

人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僊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僊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棊之無比者則謂之棊聖故嚴子卿馬綏明于今有棊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衛協張墨于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

銜馬忠于令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吾試推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秋機械之聖也跗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盗有聖人之道五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

疑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為聖余答之曰孔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剖判也又云顔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為善於道德以致神僊者獨不可謂之

為得道之聖乎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謂為治世之聖乎聖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僊經以為諸得僊者皆其受命偶值神僊之氣自然所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玉鈐經云主命原由人之吉凶修短在於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

貧值壽宿則壽值僊宿則僊又有神僊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凶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較畧如此為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苟不受神僊之命則必無好僊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僊有平平許人

學而得僊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僊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其非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僊術弟子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為當强以語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煩舌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常自衒於

俗士言我有僊法乎此葢周孔所以無縁而知僊道也
且夫周孔葢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多
不閑使之跳丸弄劒踰鋒投鋏履縆登幢擿盤緣案跟
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吕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躡驚飈
暴虎檻豹攬飛接矢凡人為之而周孔不能況過於此
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蝨之所背向隔墻之朱紫林下
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邃藪之鳥獸重
淵洪潭之魚鼈令周孔委曲其釆色分别其物名經列

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況遠於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饑不飲則渴灼之則熱氷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病矣氣絶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絶人者唯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强訓博聞之事耳亦安能無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兼知僊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逆俗耳真語必違衆儒士卒覽吾此書

者必謂吾非毀乎聖人吾豈然哉但窮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甚且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為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想可以悟也桓山之烏賫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便可復謂顔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須答

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黄口不辯其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語之乃泫然流涕又疑顔淵之盜食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掇塵之虚偽㽵焚又不知傷人馬否顔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恓恓遑遑席不暇温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途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郯子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

之而不告其路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住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不知僊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宕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鱉靈流尸而更生少千執百鬼長房縮地脉仲甫假形於晨鳧張楷吹嘘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為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為此但不為耳吾荅之曰必

不求之於明文而指空以浮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翮翻飛翱翔八極興雲致雨移山投井但不為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為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僊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癈進宦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為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容自為之而秘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内有上僊之術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

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袟凡三篇皆僊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僊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令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為

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各各不同喻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為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既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富而不顧蔑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甘魚鈎之陋業者葢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而昔有絶穀棄美不畜

妻妾超然獨往悟言得意顧影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艷姿輕體柔身而黄帝悦篤醜之嫫母陳侯怜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黄鬱金蘭麝蘇合元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瑶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人口無不悦甘而周文嗜不美之葅不以易大牢之滋味人耳無不喜樂而魏明好椎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僊道日月有所不

照聖人有所不知其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無僊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内也

極言第十三

或問曰古之僊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禀異氣耶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蒙霜冐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真心無怨貳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於榮利

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為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効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為多矣故為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彀弓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既濟井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簣之積然升峻者患於垂上而力不足為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干尺之木非旬

日而長不測之淵起於汀瀅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己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誠堅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生而務所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況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

量表之益若令服食旬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則羽翮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荄之據未極而冰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已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為也夫修之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穀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為之失天

時耕鋤又不至登稼被壟不獲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為益也又不知損之為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人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為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知道矣或問曰古者

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乎抱朴子荅曰無也或隨明師積功累勤便得賜以合成之藥或受秘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僊者故闕如也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涓子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

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休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説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真遂乘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僊經皆云黄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僊度世者乎未之聞也或曰黄帝審僊者橋山之塚又何為乎抱朴子答曰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黄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羣臣追慕無所措思或取

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僊傳云黄帝自擇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于橋山山陵（一作後）忽崩墓空無尸但劍舃在焉此諸說雖異要於為僊一也言黄帝僊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而儒家不肯長奇怪開異塗務於禮教而神僊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朱巴欒巴于公有功惠於民百姓皆生為之立廟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去之後臣子刊其勳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

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黄帝有廟墓之類也豈足以證其必死哉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壽之過人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僊乎豈非禀命受氣自有修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於彫隕哉抱朴子答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為大夫殷王遣綵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効欲殺彭祖以絶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去時年七八百餘非為死也黄石一作山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門人

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衣烏公黒穴公秀眉公白兎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各僊去况彭祖何肯死哉又劉向所記列僊傳亦言彭祖是僊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一量為報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

此是為見始皇時已千歲矣非為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鷙狠量是天下之不應信神僊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對之者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惺悟信世間之必有僊道既厚惠遺又甘心欲學不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為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生所言無據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煑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導引不免死者何

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僊也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還年(悞作房中)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止可令內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强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為之作禍則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繫之蛇蝮螫之致多死事非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補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

作所以尅伐之事亦何縁得長生哉或年老為道而得
僊者或年少為道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
多受氣本多則傷淺傷淺則易救易救故得成僊也此
雖年少而受氣本少受氣本少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
救故不成僊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横
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既淺又未得久
乍刻乍剥或摇或拔雖壅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免於
枯瘁者以其根荄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液不得遂結

其生氣也人生之為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剥劇乎摇拔也培之者鮮壞之者衆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長氣而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欬或懣用方役體汲汲短乏者氣損之候也面無光色皮膚枯腊脣焦脉白腠理萎瘁者血減之證也二證既衰於外則靈根亦彫於中矣如此則不得上藥不能救也凡為道而不成營生而

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所以為氣為血者根源已喪但餘其枝流也譬猶入水之燼火滅而烟不即息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烟非不有葉而其所以為烟為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為已病猶以絶氣之日為身喪之候也唯怨風冷與暑濕不知風冷暑濕不能侵壯實之人也但患體虚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為所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夜

素雪堕於上玄氷結於下寒風摧條而宵駭欬唾凝珠

於唇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

之有偏人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

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鈞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

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獨以暍死者非天熱之有

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獨昏瞑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

憎也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抱隙者

頹烈火燎原而燥卉前焚龍椀墜地而脆者獨破由兹

以觀則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濕者以發之耳苟能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為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恃年紀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過差百病兼結命危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差於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僊經曰養生以不傷為本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言也或問曰所謂傷之者其非淫慾之間乎抱朴子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還年之道上士知之可以延年

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也若年尚少壯而知還年服陰
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空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
也但不得僊耳而不得其術者古人方之於冰盃之盛
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
不勝而强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
汲所欲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
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臥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
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

道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温夏不欲窮凉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

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辣多傷肝鹹多
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
不便覺也謂久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者卧起有四時
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
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
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
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
此矣若欲決意任懐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

力不營久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喻也雖身枯於流連之中氣絶於紈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訛也而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矇瞽以絲竹娛聾夫也

勤求第十四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歃血誓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

至勤者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况乎不好不求求之
不篤者安可自衒沽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僊者雖日
見僊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別有此物
或呼為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其有肯謂修為
之所得哉茍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指
以為妖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
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甚稀非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
但謂少耳亦未嘗絶於世也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僊

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間自有奸偽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肯謂挺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飾偽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偽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可恚也其或問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治黄白水瓊一作 槿瑤化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

於嵩岳者則多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言有詐偽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為慨歎者也淩晷飈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喻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

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虫朝菌也葢爲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俚語有之人在人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懐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葢詭道强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

所為破律應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鍼灸冒危險則甚畏死然末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巧辯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説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為業而莊周貴於摇尾塗中不為被網之龜被綉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為螻蟻之粮終

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於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為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為之所以或有為之者恒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艷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僊人間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

人理之權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
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
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為
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
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禄大夫賜黃金百斤
又遷丞相進爵安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
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
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即位以榮為太常少卿

天子幸榮第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徒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為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節（一作効洞）折連方轉元功騁銳絕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如此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肯謙下於堪師者直爾蹴

迮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之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秘訣何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所索取陽為曲恭累日之間怠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變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偽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盡則為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

十三歲益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僊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為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得僊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血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免死鑿石有餘焰年命已彫頹由此論之明師之恩誠為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求之乎抱朴子曰古人質直貴行賤言故為政者不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辭説風俗衰薄

外飾彌繁方策既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歎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即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為快故後之知道者干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數篇然率多教誡之言不肯為人開顯大趨向之指歸也其至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猥雜弟子皆各隨其用心之疎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辨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枕之中肘

腋之下秘要之旨耳或但將合成藥以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丈傳之故世之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見之屬謂僊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之閒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也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僊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況於匹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餚祝願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為道

而不能勤求明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數千百卷詣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僊法或舉門扣頭以向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能愈死喪相襲破產竭財一無其効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秘術之直者亦必得神僊長生度世也何異詣老空耕石田而望千倉之收用力雖勤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燕馬雖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聰明

不足以校練真偽揣測深淺所博涉素狹不能賞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云我有秘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託有道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誑内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請為輙強喑嗚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秘之深而不可得之狀其有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頃後故使學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幣之尚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珠玩為之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

積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虚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蹈水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欵之末或慙之情然體中實自空罄短之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目見此輩不少可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間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游俗間凡夫不識妍蚩為共稱揚增長妖妄為彼巧偽之人虚生華磬歘

習遂廣莫能甄别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誤於學者常由此輩莫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速皆受殃罰天網雖踈終不漏也但誤有志者可念耳世人多逐空聲尠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許必當有異便載馳競逐赴爲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或以致富辦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

夫搜尋仞之壟求干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為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為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既善為誑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匿愚恥於不知陽若博涉已足終不肯行求請問於勝已者惷爾守窮面墻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復憎忌於實有道者而謗毀之恐彼聲名

之過已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哉為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況道德之事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如善之心況於道士尤應以忠信快意為生者也云何當以此之傲然亟𦙶臆間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而神明之聞見已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外不能察軒房之内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已

此亦如竊鍾振物鏗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者之類也而聾瞽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聚徒衆外求聲價內規財利患疾勝已乃劇於俗人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為刃鋒以毀譽為朋黨口親心踈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夫讀五經猶宜不恥問下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熈至於射御之麤伎數書之淺功農桑之露事規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況營長生之法欲以

延年度世斯與救卹死事無異也何可務惜請受之名而永受無知之困至老不改臨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悚為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為儒生尚當兀然守朴外託質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令庸兒不得盡其稱而不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為道士之人强以不知為知以無有為有虛自衒燿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以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故也吾非苟為此言誠有為而興所謂疾之而不能

默然也徒懸念慮人不忍見嬰兒之投井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脉診而可知者也抱朴子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為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今雜猥道士之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也雖治病有起死之効絶穀則積年不饑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沉祟於幽翳知禍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尚羞行請求恥事先達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膚是不見事類者也古人有

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為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為生鼠之喻也夫治國而國平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虛名恥師授之蹔勞雖曰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脫炙爛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日故不慙憂耳若誠知之而刖劓之事可得延期者必將為之況但躬親灑掃



執巾竭力於勝已者可以見教不死之道亦何足為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人恥迅走而待野火之燒爇蓋逃風而致沉溺於重淵者世必呼之為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而莫怪其不畏債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玄虛之旨未有究論長生之階徑箴砭為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綆愈於遂没但惜養危病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誰

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睎顔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甚指切筆不覺辭痛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僊法也凡欲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已以修玄妙者亦徒進失干禄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内誤其身外沮將來也僊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

然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雜應第十五

或曰敢問斷穀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抱朴子答曰斷穀止可省穀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术及餌黄精及禹餘糧日再服久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困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之十年五年者及吞

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為不饑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為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僊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飲竄山林知此斷穀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聞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於

中心若未絶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不能成遂體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饑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饑錬松柏及术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日服之乃不饑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還食穀當以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董威輩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叙共守事之從

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日甘草防風壳實之屬十許種擣為散先服方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輙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用丹砂曾青水以石内其中須臾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煑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玄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

慮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皆肥徤但為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又當煑之有薪火之煩耳或用符或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郄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効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

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呑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廿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饑也或思脾中神名名黄裳子但合口食内氣此皆有真効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湿大都無肥者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絶穀不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大久乎若令諸絶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久耳而問諸為之者無不初

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久無嫌也夫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吞氣而達之者而不妄也夫服藥斷穀者畧無不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四十日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酒不多昔在銅山中絶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此推之是為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候也余因此問山中那得酒鄭君言先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末合丸之曝乾以一丸如雞子

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黄帝雲液泉法以糵米及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輙内一水中如千歲苦酒之内水也無或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為上矣有馮生者但單呑炁斷穀已三年觀其步陟登山擔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時引弓而略不言語言語又不肯大聲問之云斷穀亡精費氣最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為欲虚曜奇怪招不食

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為不啖羹飯耳至於飲酒日中斗餘脯腊粭糒棗栗雞子之屬不絕其口或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一歲而不慼頓矣未名絕穀耳吳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為人治病待病者之愈或百日或十日乃食吳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饑死也乃召取鏁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顏色更鮮悅氣力如故景

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饑也乃罷遣之按如春言是為斷穀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或問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米漆散或先服雄丸一後服雌丸二別本先雌後雄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用雌黄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黄丹砂石膽也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或問不

熱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玄水一作水之丸或服飛霜之散然此用蕭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時北行黒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十二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者也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吴文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為先登摧鋒陥陣皆終身

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氐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星主之劒名大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也臨戰時常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二囊符歲符歲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佩南極鑠金之符或戴却刃之符祝融之符或傳玉札散或浴禁葱湯或取牡荊以作六陰

神將符符捐敲人或以月蝕時刻三千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刃劒或帶武威符熒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罡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兵之道往往有之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數焉然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間無故而為此則致詭怪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備兵亂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鄭君云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粘丸

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大樞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幽闕之徑或乘天一之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巾解履缺文膽煎及而衣符子居蒙一作冢人清液桂梗六甲父母僻側之膠馱馬泥九木鬼之子金商之艾或可為小兒或可為老翁或可為鳥或可為獸或可為草或可為木或可為

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
所謂移形易貌不能多隱者也或問魏武帝曾收左元
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解脫以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
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月三服薏
苡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
行跳脫虫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衣夏至日
霹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
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

解然左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真形不可得執也或問曰為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閡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犯風湿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間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恒又苦懈怠不勤不得不有疹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己之業年命在孤虛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絶命病鄉之時招

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厄並會三刑同方者其災必大其尚盛者則生諸疾病先有疹患者則令發動是以古之初為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大至不闗治病之方又不能絶俗幽居專行内事以却病痛及病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所謂進不得邯鄲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者也余見戴霸華陀所集金匱緑囊崔中書黄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吕付周始甘唐

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為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其尚未盡又渾漫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即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俞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

類相續不相雜錯其九十三卷皆單行徑易籬陌之間顧眄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多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以圖財利寒白退士所不可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若自閑其要勝於所迎無知之醫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肯即為人使使腠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知之可前審為有道乎抱朴子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占風氣布

籌筭推三綦步九宫檢八卦考飛伏之所集診訞訛於物類占休咎於龜筴皆下術常伎疲勞而難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為入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然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隂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匕忽然如欲臥而聞人

語之以所不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僊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為之率欲得靜

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十官雖來勿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勿荅也或有侍從偉嘩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黄色深嘴隆鼻秀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為牀金樓玉堂白銀為階五色雲為衣重疊之冠鋒鋋

之劒從黄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三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於僊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也或問堅齒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揺動其次則含地黄煎或含玄膽湯及蛇脂丸礬石丸九棘散則已動者更牢有虫者即愈又服靈飛散者則可令既脱者更生也或問聦耳之道抱

朴子曰能龍導虎引熊經龜咽鷰飛蛇屈鳥伸天俛地仰令赤黄之景不去洞房猿據兔驚千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玄龜薰之或以棘頭羊糞桂毛雀桂成裹塞之或以狼毒治葛或以附子葱涕合内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也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一作外）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日熨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苦酒煑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

斗能夜視有見矣或以犬膽煎青羊班鳩石决明充蔚百花散或以雞舌香黄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或問登峻涉險遠行不極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不疲矣若初入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醴玄子湯洗脚及虎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飛廉煎秋芒車前澤瀉散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常也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

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當更思之如前法或用棗心木為飛車以牛革結還劍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上昇四十里名為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罡剛能勝人也師言鳶飛轉高則但直舒兩翅了不復扇摇之而自進者漸乘罡炁故也龍初昇階雲其上行四十里則自行矣此

言出於僊人而留傳於世俗耳實非凡人所知也又乘蹻須長齋絶葷菜斷血食一年之後乃可乘此三蹻耳雖復服符思五龍蹻行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蹻有傾墜之禍也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大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敢問避疫之道抱朴子曰僊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為五玉五玉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四季或作六月)黄秋白冬黒

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輙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千斤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丸冠軍丸徐長卿（藥名也）散玉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一作雀）文黃（一作星）散草玉酒黃庭九皇符

老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効者也

黃白第十六

抱朴子曰神僊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為虛誕與不信神僊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同山中試作皆成也然

而齋潔禁忌之辛苦與金丹神僊藥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為趣欲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為然哉余若此欲以奇事騁辭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為迂闊不急未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合衆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

無財力又遭多難之運有不已之無賴兼以道路逼塞
藥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
而躬自饑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躄之藥求人信之
誠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槩斷也所以勤
勤綴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之士見余書而
具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為葢人身本見而
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能為之者往往
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鈆性白也而赤之以為

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以鈆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為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為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為鶴為石為虎為猿為砂為黿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為淵深谷為陵此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為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譬諸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得之水與常水火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糝

為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其根源之所緣由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其情狀也狹觀近識桎梏巢穴揣淵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為不然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煎鉛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之冷

即成銀大文得其秘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爲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恒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黄門郎程偉好黄白術娶妻得之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縑即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寳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筩筩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説誘

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伴謀撾笞伏之妻輙告偉言道必當傳得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輙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

臥即便見天文及四隣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障又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嘆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怪邪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閑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為之非濁穢之人及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辨作也其中或有須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不欲

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於宮中作之使宮人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絶人事使不來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論曰史子心見署爲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傅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郎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而令凡人雜錯共爲之者哉俗間染繒練尚不欲使雜人見之見之即壞況黄白之變化乎凡

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漿醬醋羹臛猶不成況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古人何用金銀為貴而遺其方也鄭君答余曰老君所云謂夫披沙剖石傾山漉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飾無用反欲為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險乾沒逐利不惜軀命不修寡欲者耳至於真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僊不以致

富也故經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金耳余難曰何不餌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偽也鄭君答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僊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僊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為真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減故其

方曰可以為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
苟能之何謂之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
以雞子白化銀銀黄如金皆外變而內不化也夫芝菌
者自然而生而僊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之亦
與自然之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之類也雉化
為蜃雀化為蛤與自然者正同故僊經曰流珠九轉父
不語子化為黄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為金服之昇僊
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飡食草木千

歲以還者下士也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猶豫故不成耳凝水銀為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砂可為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為真子得其道可以僊身黄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黄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戎鹽鹵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

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羌里石膽千萬錢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為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饑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肯費見財以市其藥物恐有棄繁逐飛之悔故莫肯為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克為也且夫不得名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効方便復秘之

故方有用後宮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汗浮雲滓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鄒齋之屬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黄白之術乎今能為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姹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

蹄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盃覆盆
釜甑大戟鬼箭天鈎則謂之鐵瓦之器也鈎一作鉤見用胡
王使者倚姑新婦野文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
人之姓名也近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悉解
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煩聖賢
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為耳劉向豈凡人哉直坐不得
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貽將來之同志焉當
先取武都雄黄丹色如雞冠而光明無夾石者多少任

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擣之如粉以牛膽和之煑之令燥以赤土釜實一斗者先以戎鹽石膽末薦釜中令厚三分乃内雄黄末令厚五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如棗核者令二寸以蚓螻土及戎鹽為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糞火熅之三日三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銅流如治銅鐵也乃令鑄此銅以為筩筩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熅之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即以為筩又以

盛丹砂水又以馬通火煴三十日發取擣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并粉汞者水銀也立凝成黄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内生竹筩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筩口以漆骨丸封之須乾以内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黄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厚一寸二分以

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分累置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其際以馬通火熅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中悉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黄金也内土甌中以炭鼓之十煉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一斤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理一斤又作白

礬一斤合內鐵器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角里先生從稷丘子所授化黃金法先以礬水石二分內鐵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內汞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即成白銀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黃水二分於鑑中加微火上令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內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也

治作雄黃水法

治雄黃內生竹筩中一斤取加硝石二兩覆薦上下封以漆骨丸內醇大醋（或作醇苦酒）中埋之深三尺二十日即化為水也作曾青水方及礬石水同法但各異筩中耳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筩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筩成中六寸瑩磨之赤石脂一斤硝石一斤雲母一斤代赭一斤硫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擣細篩以醯和塗之小筩中厚二寸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非半斤

取良非法用鈆十斤内鐵盆中居爐上露灼之鈆銷内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良非也攪令相得以汞不見為候置小筩中雲母覆其上鐵蓋鎮之取筩居爐上銷鈆注大筩中没小筩中去上半寸取銷鈆為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鈆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内銅器中須鈆銷内紫粉也方寸匕攪之即成黄金也欲作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内紫粉三寸已上火令相得注水中即成銀也務成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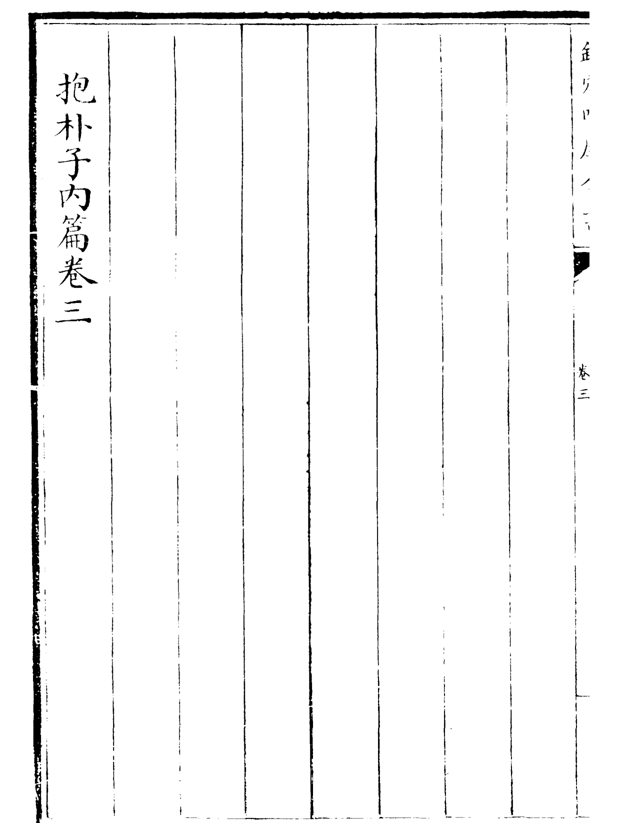
作鐵筩長九寸徑五寸搗雄黃三斤蚓螻壤等分作合以為泥塗筩中使徑三寸匱口四寸可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火上令極乾內銅筩中塞以銅合蓋堅以黃砂築上覆以蚓壤重泥上無令泄置爐炭中令有三寸炭筩口赤口寒發之雄黃皆入著銅筩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黃精皆下入著筩中下提取與黃沙等分合作以為爐爐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火中爐赤內水銀銀動則內鈆其中黃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地即成

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即盡矣此金取牡荊赤黍酒漬之百日即柔可和也如小豆服一丸日三服盡一斤三蟲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聾者聞老者即還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衆毒冷風暑濕不能侵入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壽與天地相畢以杼血朱草煑一丸杼一作檮以拭目皆即見鬼及地中物能夜書以白羊血塗一丸投水中魚龍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塗一丸丹雞血塗一丸懸都門上一里不疫以塗

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豹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丸從月建土以擲敵人之軍軍即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丸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水流水則逆流百步以白犬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投社廟舍中其鬼神即見可以役使以兎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行厨玉女立至可供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丸持入水水為之開一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冐雨衣不需也以紫莧萸一丸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饑以慈

石煑一丸内髻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并一丸以蔽人中則隱形含一丸北向向以噴火火則滅以庚辛日申酉時向西地以一丸擲樹樹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丸禹步擲虎狼蛇蝮皆即死研一丸以書石即入石書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不可去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并含水噴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丸内爪中以指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

木徒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黄白皆立太乙玄女老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不絶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十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



抱朴子内篇卷三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聯奎

謄録監生臣蔣維暨